

文匯出版社

刘/索/拉/作/品/系/列

你别无 你选择

刘索拉
liu sola

刘索拉作品系列
文匯出版社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小说集 / 刘索拉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5.10

ISBN7-80676-869-6

I. 你...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6169 号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著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封面装帧 / 靳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20 千

印 张 / 9

印 数 / 1 - 10000

ISBN7-80676-869 - 6/I · 160

定价: 22.00 元



序

王蒙

一开始觉得刘索拉的作品有点不可思议，不太像。怎么这么“洋”呢？书里的人物好像生活在云端里，疯疯癫癫、忽冷忽热，追求着莫名其妙的音乐，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悲观。好像是一群吃饱了撑出病来的年轻人，撑出来的病有时比饿出来的病还难治，后一种病给窝头就行。唉，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泡在蜜罐子里了，不知道吃饭的难，吃饭的重要，吃饱了好“洋”，充分反映了混乱与空虚，而且，有点或者干脆是“精神贵族”，和人民的距离太远了！如果说在美国这样闹腾的是下层平民青年，在中国，能享受到这种苦闷和折腾的滋味的却只能是养尊处优的贵族！

等等。这些反应说明刘索拉的小说告诉了人们一点他们原来还不知道、还没注意到的东西，哪怕是值得忧虑的东西。

不是像吗？根本不像的杜撰又能提供什么评论的对象呢？

是的，它写得是那样“不像”，却又那样活灵活现，有时甚至为之折服。那种闹腾劲儿，那种嘲笑别人也嘲笑自己的语言，那种意欲有所追寻但又对不准目标的惶惑，那种不惜一切的献身精神与创造欲望，那种自我夸大狂与自卑自弃，尽管

有时是以“不像”的闹剧形式出现的，却也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些城市青年的心态风貌，好像又是“像”极了。这确实是一些吃得比较饱的人的故事。他们跟长久以来与至今仍首先在首先为生存而战斗的大多数群众不同，他们有点“脱离群众”。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哪怕是在闹剧的或自嘲的外衣下面，他们发出了自己杂沓的却也是动人的青春的声音。

今后，总是吃得饱的人会愈益多起来吧？当然，大多数人的同情不会落在吃得太饱的人身上。同情也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反感也好，刘索拉的小说在1985年出现是一个先锋性的、绝非偶然的现象。它的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一种不满足的、勇敢探求的深长意味。我们不能不学会与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理解他们，而且得越来越重视他们。

中国真是太大了！刘索拉有刘索拉的真实。正像贾平凹有贾平凹的真实、王安忆有王安忆的真实一样。承认一种而否认另一种是容易的，却未必是公正和明智的。什么时候能有更伟大的口胃、更宽广的胸怀、更坚实的基础、更神奇的超越、更宏伟的汇万象于一炉的时代的与民族的交响乐章呢？我们的年轻的作家们的面前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谁（包括我自己）也不要固步自封。

刘索拉：音乐——宿命 你别无选择

金燕：你的《你别无选择》是1985年出来的，当时几乎是所有大学生和文学青年必读的一本书。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本书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很深的世界，这里边所有的人都很另类，很有个性，有思想、有创造力，很能代表当时年轻人的躁动和反叛。最初对你的认识就是一个作家，后来才知道你本身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而且自己做音乐。那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大学时就酝酿写这本书？你准备了多久？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是缘于对大学生活的情感呢，还是有更多你想表达的东西？

刘索拉：我1983年毕业，1984年动笔写这本书，1984年底交稿，可能就是写了一两个月的时间。1985年年初发表的。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有些感慨——学音乐的感慨——对音乐有一种宿命感，“别无选择”就是一个对音乐的宿命的感觉，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学了五年才知道音乐是这么深的一片海，原来你在音乐学院期间只是趟了一点儿混水，原来音乐不是你在进音乐学院之前那种的一首小歌、一首小曲子。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听个交响乐感觉特别激动，因为你不介入音乐里面的结构组织，



1983年,我的第一场毕业作品交响音乐会,由胡秉旭先生指挥,中央歌剧院乐团演奏。

不知道它的秘密,所以你可以在外面品头论足。一旦你进去了,发现了秘密,你反倒说不出话来了——它这么深奥!所以当时一毕业就觉得这个海水太深了,都不知道以后还有多深,有点儿恐惧。还要继续往下走么?有很多问号。但是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带着你往前走,虽然你也不知道往下走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就是种特矛盾的感情。而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没想那么多,就奋不顾身扎进去了,而且也真的搞出来些东西,真的是一些挺让人感动的声音。所以音乐不是我们常人知道那么一点点儿了,它有太多感情了,不是都可以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感受和探索的过程,化到声音里去的过程,这种感情,说不出来,解释不出来。

4

金燕: 那么你们班二十年后的普遍成就是不是都是因为那种奋不顾身扎进去的状态?

刘索拉: 我觉得做音乐就必须得魔怔,才能往下做,才能



2000年,我在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李真贵老师帮助下,在首图音乐厅举办了以音乐学院民乐系学生和毕业生为主的“新民族大乐队”音乐会。

继续。少年时代谁都有些魔怔,但大多数人魔怔一段时间就没了,然后你就看他/她马上变得跟普通孩子一样了。但是你要是魔怔时间长了就成艺术家了。现在搞音乐的小孩儿都有这样魔怔的时期,但是他/她能不能像我们这样一直魔怔下去?劲头有这么大么?就不一定了。

金燕: 那你觉得这个群体“魔怔”是与那个时代有关系吗?

刘索拉: 也许和那个时代有关系,因为八十年代的人单纯,生活的环境也简单,没有这么多信息的包围。但是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在国外我接触到很多音乐家,也这么魔怔。所以其实也不能怪年代。这就是生活环境和理念的问题,是什么在支撑你?可能对我们来说当时支撑我们的东西特别单纯——纯粹的要这个声音!特别简单。



1987年,刚进音乐学院后的得意。

金燕: 全国所有的大学,不单是艺术院校,七七、七八级考上来的,这批人上学都很拼命,现在在各个领域都是很优秀的。我想是不是因为“文革”十年集中的力量、积压了十年的创造欲望全都爆发在你们这一届身上了?

刘索拉: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岁数比一般的学生大,当时我算年龄小的之一,二十三岁。照现在美国大学制度,二十三岁都毕业了,开始该冷静了,开始考虑怎么生活了。我们二十三岁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我们班还有二八九岁的呢,他们跟我们一样热情。

6

金燕: 据说你们班大多数人在上学前都在歌舞团、京剧团担任演奏员什么的,都是属于从事传统音乐的范畴,这对他们以后的创作是否有直接影响?再比如你自己的音乐历程,在世界上转了一圈,最后回归到国乐上,郭文景和谭盾他们的音乐也都有很浓的民族味道,是否与上学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呢?

刘索拉：我们班有些人对民族音乐的感觉，跟“文革”这段生活有关系。我们班人大都是插过队的，所以在进音院之前对水、对泥土这种东西已经是很敏感了，等进入现代音乐之后，能马上联系到那段生活感受上去，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到他们那段生活，感受到他们对音乐、音响和土地的思索。所以他们在音乐的生命上挺早熟的，而且这种早熟挺有天赋的。比如说郭文景、瞿小松，他们完全是生长在大山的包围里，他们能把记忆里大山的声音突然和现代音乐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天赋。至于我本人，我小时候家里有京剧的家庭教师，我妈妈很注重给我灌输传统音乐，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熟悉，是身体和血液的一部分。另外我也去过农村，也有过在农村和大山里劳动的经验。加上后来音乐学院那么多传统音乐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把不同的生活经验联系到传统音乐中去的感觉。再说传统音乐是非常渊博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历史还是现在，那种声音无所不包。和西方音乐一样的广博。

金燕：回到书里面。里面有很多“力度”啊、“张力”啊之类的词，比如有一段对话说的一个学生说“不是先生说的那种力度，我要自己的力度，自己的风格”。感觉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创造欲望，很想要标榜自己的个性。那你们在学校的时候状况就是这样的么？

刘索拉：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什么都掩饰不住，不用标榜就自然冒出来了。那时好像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谈话的内容都是关于音乐，不说音乐的时候也能感觉得到一种亢奋的气息在环绕。我们一下课就一起打球，或者游戏，或者爬山，或者跳舞，每时每刻都能感觉那些人的能量在往外喷发。上课就争论，对音乐的每一小节都有感觉，老是有激情。那时会经常相互听作品，今天我听听你的，帮你听一下哪些声音你处理得不



干净；明天你就帮我检查一下我的。有时相互听了后会被感动。也有不太说话的人，但他那种张力在心里头，能看出来他脑子不停地在想，永远有各种各样的激情，这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的环境。

金燕：互相的竞争很激烈，彼此之间的关注也很由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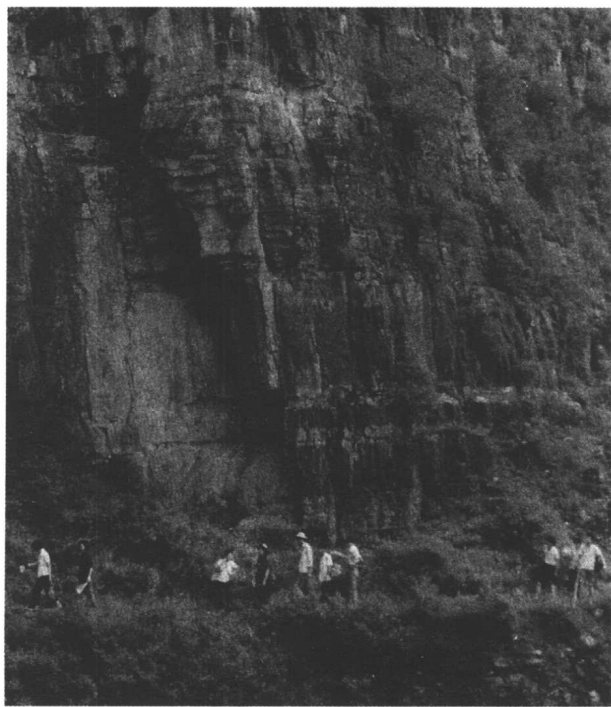
刘索拉：很由衷，互相被感动。

金燕：你书里体现的你们班整个学生想打破传统，想要创造与众不同的东西，但书里的老教授说这样“是法西斯、杀人犯的音乐，充满疯狂、黑暗，充满否定”，这种看来很负面的东西，可能恰恰是现代音乐里面可能要经常体现出来的某种情绪，因为他这个东西充满了对时代的批判。那我就想知道你们在那个时候这种所谓意识形态的或者思想的冲突、传统的冲突，很大很强烈？

刘索拉：对，非常强烈。小说里面那种反叛心理是真实的，



1978年
作曲系同学去
郊游。



一点儿都不夸张。

金燕：你们那个时候会感到很大压力，感觉到束缚么？

刘索拉：也感觉到压力，比如说被批判，被官方的舆论批判攻击，作为学生也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们抱着团，一门心思往前冲，而且周围的同学会支持你，帮助你，所以压力不是很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毕竟没走到社会上去，整体上有种气氛在保护你，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金燕：我觉得挺难得的——班级里有那种共同的东西。在小说里面，这些人都很年轻，二十年后这些人都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锋，或者说最好音乐的代表，这些人都还是那么魔怔，演奏会还是会给观众很深的刺激，那这个力量为什么能一直延续下来？

刘索拉：这就是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素质不一样，我们幸运的是，恰好我们这一班都是这种人，都凑到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你要不信你分散下去看中国的作曲家和搞音乐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包括王西麟，包括梁和平，包括崔健，都有一种宿命似的狂热，对音乐有一种他们自己不可控制的感情。这种人挺多的，不是光我们班这几个人。只不过我们集中变成了一班，然后集中在一起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加上这班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班级内自己有一种内在的竞争力，现在可能没了，但是当时，大家都想好，都想往上拔，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想停下来，除了我，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声音就一个赛一个。这个班每个人都有一种豁了命的劲头，挺奇怪的，我们的脑子又古怪又单纯。

金燕：你们复杂都在思考上，是思想早熟。



八十年代，一次新作品音乐会之后。



可能是诗人严力的生日，叶小纲、瞿小松等在我家里聚会。



上学期间，我们几位杜鸣心教授的弟子与杜鸣心先生合影。

刘索拉：早熟，经历事情，经历“文革”，家庭都受到不同的冲击，同时很单纯，就是在学院里什么都不想，就是要做音乐。

金燕：我觉得有一段话对你们班级的评价可能挺准确的，说你们是“八十年代初迷茫的逃离者，八十年代中期西方街头的穷学生，九十年代实验音乐独领风骚的实践者，新世纪回到中国不断地打破规则寻找自己的创作兴奋点，在商业上、艺术界都占据主流的位置”。

刘索拉：我们迷茫逃离？我想可能是说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班同学素质是特别不一样的，他们对社会的这种热情，其实是很明确的奋斗，对音乐有种明确的追求。你要说“迷茫的逃离”，我觉得迷茫的就我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一直迷茫到毕业，一直迷茫到国外。我就是典型的北京的孩子，在大城市里老是迷茫着晃悠。我们班同学，我被他们感动的是因为他们不迷茫。如果说他们迷茫，我觉得是暂时的在音乐上的或者在艺术上的困



1983年，音院毕业，张丽达、鲍晋书和我，与作曲家老前辈江定仙先生合影。

惑。他们有那种追求的动力，一早上起来就跑图书馆去了，听见任何声音都像弹簧一样就冲出去了，永远都是。我说张力，其实就是那种绷着的探索动力。

金燕：你刚才说上学之前不知深浅，然后越学越觉得这个水太深了，然后反倒觉得很慌，那我不知道你们整个班级是不是一样的心态？

刘索拉：面对大海有的人扎个猛子就出来了，有的人越是面对深海就越兴奋，他就拼命地往下扎，我们班很多人是这样的，一见水深就往下走，没底也往下扎。像我这种，就怕了，当时就盼着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金燕：现在听现代音乐不是很奇怪，虽然听众还是少数。但是那个时候你能看到、接触到国外的一点东西都很了不得了。那等于说是你们一上学就要把音乐传统、意识形态都去打破，肯定都挺迷糊、挺慌的，你们能想到以后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吗？你们那时候能很清晰地想“我一定能做出好的音乐，我的音乐以后肯定很牛”，有过这种很明确的想法么？

刘索拉：也许有人早就有，也许有的人是后来有的，但是他们肯定谁也没有算计什么，都是凭着一种明确的热情在追求。当时我在音乐的深水里扎猛子，看见一片黑，他们却在深水面看见亮儿了，使劲儿往最深的亮儿那儿扎。我觉得我们班同学